

东洋聊斋



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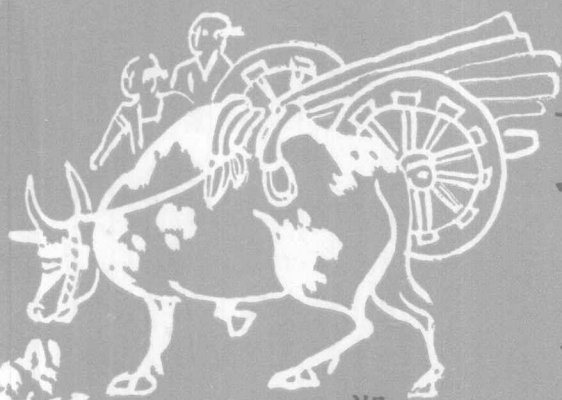
東洋聊齋



孙菊园 孙逊编译

东洋聊斋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东 洋 聊 斋

(日) 依田百川 著
孙菊园 孙 逊 校 译
责任编辑: 李恕基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180,000 印数: 1——5,500

ISBN7—5404—0545—7

I·438 定价: 3.15 元

前 言

《谭海》，两卷，日本依田百川著。这是一部用汉文字写就的文言笔记小说，因其序言中把它与我国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等书作比，故为通俗起见，这次整理出版时另冠之以《东洋聊斋》之名。

《谭海》所记，皆为“畸人寒士，才女名妓，一言一行，一技一能，可喜可悲，可笑可泣之事”，这在日本也是所谓“正史不载，大人不语”的内容（瓮江川田刚《谈海叙》）。但本书作者不仅平时注意收集杂史随笔，而且常常访问调查，亲质其人，随得随录，哀然成册。综观全书，确如原序所说，所记大致为两类人：一为畸人寒士，一为才女名妓。前者如《芭蕉》、《其角》、《小知》，记当时被视为“鄙俗”的俳歌作者的经历；《近松门左》、《其硕》、《鬼贯》、《京传》、《马琴》、《种彦》等篇，记同被歧视的小说家的逸事；《祥蓼子》、《僧兆溪》、《风外》、《心学》、《志道轩》诸篇，记高僧隐士的故事；其它《巨杯》、《丰年糝》、《侠客晓雨》、《吉田空县》、《吉田雨冈》、《田中丘隅》、《卖酒郎》、《镊工》、《卖菜翁》、《侠盗忠二》等篇，则记述了士、农、工、商、吏、侠等各行各业中畸人寒士的言行。后者如《妙海尼》、《正传尼》，记女尼之奇节；《名妓濑川》、《奇妓首信》、

《侠妓小柳》，记风尘女子的慧眼英骨；《泽莺君》、《小君》、《小万》，记诸才女之多才和多情。而那些为传统价值观念所尊崇的儒士先哲、达官贵人，本书基本上无反映。尤可注意者，虽然此书也谈及名教劝戒，但其中表彰忠、孝、节、义的篇章并不多。只有《小出氏仆》（写义仆）、《虾夷三孝子二贞妇》、《横滨贞妇》、《长门二孝子》等数篇，份量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这和我国有些笔记小说连篇累牍宣扬封建道德颇不相同。这一切也许和本书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国情有关，因为当时日本正是明治维新时期，在进行着一场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新的价值观念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因此重下层畸人寒士、轻传统名教观念便成了时代使然。总的来看，本书既烙有和我国相类似的封建道德的印记，但又比我国同类笔记小说更多摆脱了它的影响。

《谭海》作为一部用汉文写就的笔记体小说，继承和借鉴了我国笔记的传统格局和手法。书中各篇一般都采用史传写法，先简单交代姓名籍贯，家庭身世，性格嗜好（当然也间有议论开头者）；然后进入具体描写，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展示人物的品格风采；最后多用议论作结，或用“野史氏曰”，或径直由作者发议论；这些都和我国的《聊斋志异》等书相近。《四库全书总目》分小说家为三派：一曰杂事，二曰异闻，三曰琐语。此书乃是合三派为一，在文学风格上，它更接近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文笔简洁而嫌干枯，较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明显生动不足，在文学性上要稍逊一筹。作者好友的序跋中曾将此书与《聊斋志异》等书作过比较，认为《聊斋志异》、《野谈随录》诸书，

“率说鬼狐，是以多架空凭虚之谈”，而是书“则据实结撰，其行文之妙，意匠之新，可以备修史之料，可以为作文之标准也”（三溪菊池《谈海序》）。另外还讲到两者的区别还在于“彼主谐谑，此广见闻”云云（瓮江川田刚《谈海叙》），应该说序作者还是多少把握了一点两者之间的不同点。

本书虽用汉文写成，但文笔流畅，用字典雅，显示了作者有较高的古文功底。作者驾驭汉文字的能力很强，他叙事有方，交代有序，不仅叙述语言简洁，人物对话也颇能反映说话人之“神”，在情节提取和结构安排上，则不仅善于抓住典型事件，剪裁得当，不支不蔓，而且注意布设关眼和伏线，以使前后照应。有不少地方，描写也不乏生动之笔，如《名妓濑川》写一个叫文字の善时曲者，想以数十金求一夕欢，濑川笑许之。于是文字“鲜衣美带，故自修饰，夜抵松楼”——

“濑川盛装而出，光艳四射。酒三行，濑川曰：‘闻大夫善歌，请为妾度一曲。’文字大喜，歌喉宛转，尽其绝伎。曲罢，濑川顾侍婢曰：‘取彼物来。’至则白金千铤也。濑川笑曰：‘聊以劳大夫。’一挥而入。文字嗒然失色去。”

这里，寥寥数十字，有色——“盛装而出，光艳四射”，有声——“取彼物来”，“聊以劳大夫”，有形——“顾侍婢”，“一挥而入”，从而把一个气岸不凡的名妓形象刻划得如见如闻。文字从“歌喉宛转”到“嗒然失色”，其表情变化也颇耐人寻味。

又如《侠客晓雨》写一个住秽多坊的无赖熊八，自恃力大势众，凶横跋扈。侠客晓雨欲收拾他，一次会中元节——

“晓雨与客饮中街蒿屋，红粉满座，弦歌竞兴。熊率徒过其

前，晓雨见之，遽掩鼻曰：‘臭来，臭来！’熊怒，目光如炬，抚刀曰：‘何臭气？’一座失惊，弦声忽止。晓雨自若笑曰：‘殆是秽多臭气’。熊益怒，欲斩之。刀未脱室，晓雨蹶起，左手遇其腕，右手执所穿木屐，一击踣之，骑其背，双拳乱击，徒皆瞪视无敢近者。熊负痛而逃，晓雨反座复饮。”

这段文字，不仅两个主要人物“声态并作”，被描写得绘声绘色：晓雨的“掩鼻”、“自若”、“蹶起”、“双拳乱击”以及最后“反座复饮”，熊入的“目光如炬”、“抚刀”及“负痛而逃”，都可谓是如见如闻的传神之笔；而且周围环境氛围的描写也非常出色：从“红粉满座，弦歌竞兴”到“一座失惊，弦声忽止”，再到“徒皆瞪视无敢近者”，通过环境描写衬托了人物，渲染了气氛。凡此等等，都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

本书作者依田百川，号学海居士，日本明治时代人。后序称他为“当今通儒，以能文鸣。曾参藩政，职掌兵农，奋激淬励，欲一洗旧弊，顾与俗吏齟齬，不能展其才。明治之初，徵入史馆，……无几，迁文部书记官，又不得逞其所长，于是公暇退居墨垞之墅，键门著书，名曰《谭海》。”看来是个仕途并不得意，或无意于仕途而着意于著书自娱的有身分的人。前序中还谈及他的性格爱好：“读书五行并下，能文雄辨，骂经生迂儒，不抵半文钱。其谈艺苑盛衰，闾巷风俗，旁及院本杂剧，妇女妆饰，衣履钿钗，玩好之细，由俗入雅，沿委讨源，凿凿可听。”这又可见他是个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文人，和正统的经生迂儒不是一路上的人，因此他的嗜好小说不是偶然的。《凡例》中还透露他一生著述甚富，当书肆请求刊行《谭海》时，其弟子

輩曾不悻曰：“先生之文主实用，甚富著作，今舍彼取此，何也？”先生笑曰：“均是文章，何择彼此。”遂付之剞劂氏。只是其他著作不详，估计其中既有主实用的，也有谈艺苑盛衰、闾巷风俗的。

本书刊行于日本明治十七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年，我国光绪十年。书内原有三溪菊池的评和杉山令三郊、依田贞继耕雨的合评，三溪评有“三溪云”标明，其它未标明者则为后二人的合评。这也是我国古典小说批评的通行形式，这次整理未予删除，一仍其旧，俾便读者参阅。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对日本的姓名、地名、书名和风俗习惯不甚了解熟悉，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孙菊园 孙 逊

目 录

前言

卷之一

巨杯.....	1
妙海尼.....	8
正传尼.....	16
义兄弟.....	19
丰年糝.....	25
辘轳头.....	28
名妓濂川.....	33
奇妓首信.....	38
侠妓小柳.....	45
侠客晓雨.....	49
泽莺君.....	53
小君.....	58
小出氏仆.....	64
虾夷三孝子二贞妇.....	67
骆驼生.....	75

女盗	78
骗盗	80
芭蕉	82
其角	87
近松门左	92
其碩	95
西鹤	96
鬼贯	98
太田南亩	99
京传	103
马琴	107
三马	116
一九	119
种彦	121
谐谈十二则	126

卷之二

祥蕊子	140
吉田空县	143
芝山	146
若冲居士	148
池大雅	151
喻言	153
僧兆溪	155

西人遗言·····	158
吉田雨冈·····	161
田中丘隅·····	163
光悦·····	166
狮识奴·····	168
贞妓·····	171
蒹葭堂·····	173
小知·····	177
镊工·····	179
卖酒郎·····	181
那珂宗助·····	183
风外·····	184
太申·····	187
增田鹤楼·····	189
小万·····	193
熊本廉士·····	196
喻言·····	200
心学·····	201
宛丘·····	205
横滨贞妇·····	207
长门二孝子·····	210
志道轩·····	213
冢原卜传·····	217
妙喜尼·····	220

田阿	222
奇僻	224
义斋	231
河太郎	237
卖菜翁	239
墓僻	242
孝丐	245
三组街与三	247
啖蛇翁	251
侠盗忠二	255
孝义复仇	268

卷一

巨杯

井伊直孝，为德川氏勋臣，好饮，勋臣及好一斗不乱。饮字，引起后段。诸将迎宴，必作巨觥进之，直孝大喜。内藤忠兴请直孝其第，亦以一巨觥容一斗者进之，直孝喜曰：“请主人先饮，直孝虽一百觥可也。”忠兴辞曰：“某无涓滴之量，敢辞。”菊池三溪云：摸檀弓不见痕迹。直孝笑曰：“主人不能，请陪客代之，陪客不能，请仆从代之。”后段伏线。忠兴乃退，谋之陪客，陪客皆曰：“一饮尚或可矣，若再之不能也。井伊公善饮，岂一再而止耶？”抹却陪客。无代饮者。抹却陪客。乃谋之臣仆，无应命者。替作。忠兴不得已出谢，直孝曰：“即厕养卒亦可矣。”逐次逼来。忠兴复退，

问之老臣，老臣急驰入，尽召邸中士议之。

有一人曰：“臣能饮之。”四字快绝，不啻饮一斗酒，且能饮许多豪杰。老臣惊

见其人，即新任者马场三郎兵也。老臣喜

问：“果饮一升否？”曰：“能。”“更饮二升

否？”曰：“能。”“四升、五升何如？”数层迫出下文，快

语。三郎起曰：“臣能饮一斗，不论升合也。”

三溪曰：“多多益辨，不唯准阴用兵。”老臣告之，忠兴入言之，

直孝喜曰：“速来。”急性人，活写。

三郎进拜阙外，直孝呼曰：“勿，且免

汝面。”三郎曰：“唯。”仰见直孝，直孝谛视

之，面黑身长，寡发多髯，额有三创，三溪云：素

伯面目，绘画逼真。又云：状貌奇伟。乃使其先饮，三郎

辞。初如处女。直孝曰：“勿多言，盍一饮。”急性人，活写。三

郎乃举巨觞，一饮而尽，不馀涓滴。后如脱兔。直孝

称快，命左右再取酒来酌之，三郎又一饮

而尽，如是者三，毫无醉容。直孝拍髀，

大呼曰：“快男子可与言也。”乃取饮之。忠

兴命近臣进下物，直孝曰：“三郎为余说一

快事，代下物。”逐次逼来。三郎谢曰：“臣僻陋老卒，不知世事，焉敢言？”直孝曰：“赘言不欲闻矣，急性人活写。且言汝额上三创。”三溪云：语势捷急，咄咄逼人。三郎顿首固辞，直孝不肯，强之再三，乃曰：“臣幼与他儿戏，误倒地，触石得之。”言未毕，直孝奋然瞋目，按剑曰：“妄矣，吾往来戎马间久矣，打伤、刃伤，一睹知之，苟欺我，且齿此剑！”急性人活写。举坐尽惊，面无人色。三郎神色自若，良久徐曰：所谓会家不忙。“臣欲无言，言自辱，不言辱君，宁言之。臣本甲斐武田氏将马场信房庶腹子也，父死长柩役，无几武田氏亡。至此一解，初吐露情实。臣尚幼，与父客数人逃走信浓。年稍长，欲奋力战阵，会大阪募士，首起应之，属木村重成部下。元和乙卯五月七日，极忙中乍插入支干，何等闲心妙腕。重成率兵决战，麾众曰：‘胜败在此一举。’臣乃挥枪而进，东军万馀人蜂拥至，击破其前军。既而，敌反战，主客纷拿，飞尘掩天，臣见

一将被朱甲、著朱袍、读者须着眼。骑赤马督战者，谓是好敌手，拍马舞枪，直刺其胷，甲坚不入。敌将右手执麾，左手执枪杆引之，臣乃舍枪相搏，坠马。敌跃骑臣背，褫臣盔，臣缩颈而俯，日骑曰褫曰缩，想见急忙遽削。敌倒刀连斫者三，并中臣额，殆死。我兵来救，敌将一手支之，臣得隙而逸。敌将大呼：“孰能捕者？”敌骑追至，臣奋力死战，仅得免。今而思之，冷汗浹背矣。”三溪云：神龙头尾鳞角，至此毕露。此时三郎斩追兵者三人，不敢自言，末段于直孝语中见之，斟酌的不失分寸。

座客闻之，愕然无出声者。直孝莞尔曰：“快哉言也，有此好下物，安得不饮。”因连引三觴。不敢容易说出来，故借得三的一顿。顾命其侍臣，之邸取一筐来，且曰：“三郎，汝所著盔制何如？”曰：“十八条筋头形盔，系臣父遗物。”仍带世传，说来好。直孝乃开筐，取一盔示之，三郎惊曰：“是臣盔也，何为在此？”直孝大笑曰：“汝识朱甲将乎？即吾也。”如雷贯耳，轰然而响。因谓忠兴曰：“公得良臣矣。方三郎逸，予使五人追之，三